

同名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剧场、
全国各地电视台、卫星台热播。

管
虎

著

九州出版土

七日



[24]. 50/13

本书为首次涉猎假钞案的小说。情节曲折，
悬念性极强，不乏惊险小说的动感味道。

七日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656739

九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日/管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03. 10
ISBN 7-80114-970-X

I. 七… II. 管… III. 电视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799 号

七	日
作	者/管虎 著
出	版/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徐尚定
地	址/北京海淀万寿寺甲 4 号
电	话/68706017
邮	政编码/100081
电	子信箱/jiuzhoucbs@hotmail.com
总	经 销/九州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各地书店
法	律顾问/北京法人律师事务所
印	刷/九州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12.5
字	数/28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14-970-X/1·155
定	价/2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

这是2000年8月3日,星期三,那一天我毕业回到了家乡的省城。虽然离我生长的城市还有三百公里,但是我知道我不再是个异乡人了,我不知道的是:命运会让我马上回到那个城市,接触那样一些人。因为那一天,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今后生活的大事……

思明岛市三面环海,有着长长的迷人的海岸线,是一座著名的旅游城市。即使是炎热的夏季,海水一阵一阵地将清凉潮湿的水气卷上岸并使之持久地弥漫在沙滩上,游人还是感到分外惬意。

七日

这天清晨,霞光初露,薄雾笼罩着的海面上有一艘孤独的机帆船漂泊着,船上几个肤色黝黑的人在点火做饭,他们边谈论着什么,边紧张地看着前面。

陡然间,船上的人们发出一阵尖叫,惊惶失措地散开了。

只见苍茫的海面上出现了两艘缉私艇,利剑一般劈开水面,飞速朝这里驶来。

机帆船上一片惊叫声,驾驶员开始惊慌地转舵、加速,而船尾的人从舱里拿出冲锋枪,瞄准驶来的缉私艇。

缉私人员显然早有准备,随着目标越来越近,一号艇上的警笛响了起来,接着二号艇上的警报也跟着响了起来,接着就是喊话:“前面的快艇请立刻停下来!前面的快艇请立刻停



下来！我们是思明岛海关缉私队，请你们立刻停船，接受检查，请你们立刻停船，接受检查！”

机帆船不但不停，反而开得更快了，就在一艘缉私艇将要超到它前面的时候，上面的人突然开枪了。一排子弹打在了缉私艇的舱壁上，溅出火花。

缉私艇的喇叭里继续喊着话：“前面的快艇听着，马上停船，放下武器，等待检查，放下武器，等待检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机帆船上的人置若罔闻，更加疯狂地向一号艇射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缉私艇一边继续喊话，一边反击了，两艘快艇同时射击，密集的子弹风一样卷过，很快就将机帆船上的火力压得无声无息。

七日

船上的人开始溃逃，其中有一个人拼命蹿到船尾，拿起刀，冲船边悬挂物体的绳子猛砍起来。

一阵激烈的交火后，海面变得静悄悄，机帆船已经处于无人驾驶的状态，摇摇晃晃地任凭海水推来推去。缉私队员们如同猛虎出洞，一个挨一个地冲到船上，四处搜索起来。

船上一共发现了六具尸体，他们的身旁还扔着枪口发烫的冲锋枪。打开船底板上的暗舱，发现了五十箱香烟，除此以外，并没有其他物品。

凭着多年的经验，张艇长沉吟了：“为了几十箱香烟就能拼死六个人？不对啊，再仔细查查。”

就在这时，舱尾传来两声枪响。张艇长冲了出去，只见一个战士正用力地抓着绳索的一头，另一头不知拴着什么东西。战士们立刻冲上前帮助他拉住绳索，将一个已经有一半浸入海中的麻布包拉了上来，又七手八脚地将麻布打开。

里面是一层塑料包装袋，打开包装袋后，再里面露出了几



捆用牛皮纸捆着的方块。张艇长上前将牛皮纸撕开，众人都愣住了。

里面竟然是一捆捆的崭新的人民币！

那最初发现的战士显然也吃惊了，报告说：“我……我在甲板上，突然看见身后这个受伤的家伙慢慢举起刀砍悬挂船外物体的绳索，知道那一定很重要，掉到海里还不知会是什么后果呢，心里一急，就开枪了……”

这些钱很快就被送到思明岛市公安局技术鉴定科，在检验仪器下，一束淡紫色的光从它们上面一张一张地划过。

电脑屏幕显示这些都是真币。

技术员蒋海明很难相信这个结果，又从另一大堆钱里再抽出几张，重新放进了验钞机。

然而，结论还是同样的。习惯了在验钞机下看到伪钞的几个人竟然有些不知所措，苦笑着面面相觑。

尴尬的时候，一个戴着摩托车头盔的人闯了进来，蒋海明不禁失声叫起来：“萧队，你来得正好，这事真怪了！”

被称作队长的萧雷摘下头盔，露出了一张年轻英俊、带着几分傲气的面孔，大大咧咧地问：“怎么样了大师？听说你这次收了不少钱呐！”

“还钱呢，”蒋海明皱着眉头喃喃自语，“真邪门了！”

“怎么了？”

蒋海明苦涩地一笑：“钱是不少，两千万呢。可是，如果说这些钱都是真的，你信吗？”

萧雷看着一脸困惑的蒋海明，又转头看了看一旁的那一堆成捆的人民币，打趣地说：“原来你这个大专家也有为难的时候！好了，别憋出病来，咱们让领导也分担一点压力，跟我



七日

找局长去。”

蒋海明听从了他的建议，两人一起去了唐局长那里。

唐局长听了汇报，也觉得这里面有文章，沉吟着问蒋海明：“……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钱都是真的？”

蒋海明是个讲科学的人，不管心里多么不情愿，还是老老实实地回答：“差不多，我虽然没有检验完所有的纸币，但我随意抽取了100张样品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这些纸币似乎都不是伪币。”

萧雷立刻反驳他：“我觉得不太可能，如果是真币，完全可以采用更方便的手段将它们带进来，没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从海上偷运。”

蒋海明说：“可验钞机和电脑分析绝对不会出错的！”

七日

萧雷淡淡一笑：“我告诉过你，有时候不要太依赖那些金属和塑料制品，都是人工制造的，难免会出问题！”

蒋海明被他逼急了，瞪大眼睛问：“那你告诉我，这些钱假在哪里？”

萧雷被问得理屈词穷：“这……反正我觉得手感不好！”

蒋海明拿起一张摸着：“这些钱的手感和其他纸币的手感根本就没有区别！”

唐局长也拿起桌上的几张纸币看了看，又用手感觉了一下：“这样吧，我马上联系银行方面的防伪专家进行鉴定，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

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

唐局长说：“请进。”

门开了，进来的是刑警队副队长洪雪。她已经三十出头，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洪雪有点腼腆地笑了笑：“局长，队长，算我一个吗？”



萧雷知道她脑子里的道道多，随她出了门，果然，洪雪拉着他去了市局的法医尸检室，队里的杨亮和马小川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脸无奈地看着面前的几具尸体。

萧雷没有和他们打招呼，走进来默默地查看着尸体，抬起头问：“有老枪伤？”

杨亮点了点头。萧雷又上上下下看了看尸体，说：“脚趾磨得厉害，肤色黝黑，该是附近的人。”

杨亮眨着那对分外明亮的大眼：“可是……CD机中是闽南语歌曲，看的是台湾杂志，应该不是吧？”

萧雷拿出那把在船上缴获的大弯刀，掂了掂分量：“你不知道，十几年前，这里用这玩意儿分鱼肉，我们小时候下海捕蟹玩，砍人家渔网用的都是这种刀。”

马小川插话：“那咱们就张贴照片寻找吧。”

“为时过早。”萧雷摇摇头，“你知道已经进了几批这种钱吗？你知道还有谁在贩运？打草惊蛇，要出大事的。”

杨亮说：“真假分不出，那我们现在干吗呢？”

萧雷说：“查他们身份，尽快找到这条渠道。要花时间玩命干了。”

杨亮和马小川一听这话，兴奋得连说话声音都高出了不少分贝。



就在萧雷他们玩命干的时候，我却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就像前面说的，我的命运是从那一刻驶入一个新港湾的……

省公安厅的办公大楼威严地矗立在近郊。由于工作性质决定，这座八层楼里的好多房间都挂着暗色的厚窗帘。

七日

邵静然循着楼梯上了二楼，在走廊尽头的一间办公室门口停下来，镇静了片刻，才敲响了门。里面传出一声低沉的“进来”，她清清嗓子走了进去。

黑暗的窗帘挡住外面的光线，刑侦处长程唯方一人独坐在办公桌后面翻看材料。

程唯方并不抬头看她，问：“你是思明岛人？”

“是。”

“那么你熟悉当地？”

“我明白，处长，你交待吧。”

程唯方这才站起来，一下子打开窗帘，阳光争先恐后地扑进屋里，照在身着警服的邵静然脸上。

她没有眨眼，望着处长，目光中充满了求战的渴望。

程唯方不动声色地讲下去：“刚分来几天就想回家了？处里研究很久了，告诉你，让你回去就是因为当地最有势力的宝隆集团里面的大人物们对你不熟悉，对你这张脸更生疏。”

程唯方说着抛出一沓材料。材料上全是宝隆集团的有关



照片、人物和文字材料。

邵静然看了看，强抑着激动：“走私！”

程唯方纠正她：“是最严重的走私，也许还有别的。”

邵静然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兴奋，美丽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从厅里出来，邵静然的心情特别好，她迫不及待地换上便服，登上了南下的轮船。这一段海路只有五个多小时，下午时分，船刚到达，她随着旅客们刚刚出了检票口，身后就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邵静然！”

邵静然循声望去，郑晓云正拎着几个包站在不远处。

郑晓云喊着：“快来帮帮我。我要累死了。”

邵静然紧走几步上前接下郑晓云的包，问：“你这是干什么啊？”

七日

郑晓云放下手里的东西，亲热地搂住她的肩膀：“你说干什么？接你啊！”

邵静然笑起来：“大老板，怎么像我接你？”

郑晓云也笑了：“什么大老板？小广告公司，半年了，一笔业务还没有呢！”

“市长千金还愁没生意？”

郑晓云叹了口气：“我那个爸，高中时候就逼我出来，你不是还和他吵过吗？唉，你爸呢？”

“没让他来，他不高兴我分回来。”

“什么意思？分回来不好啊？五年外语专业，干好了马上拿到五千一个月。”

“行了。你那个萧雷呢？”

郑晓云的脸上马上晴转多云：“死了！”



邵静然也不好再多问。郑晓云提议喝点什么，两人相跟着进了候船大厅。

郑晓云走到柜台前，发现旁边有一个仪表堂堂的年轻小伙子正在和老板说什么。

“老板，两瓶冰红茶。”郑晓云没心情听他们闲扯，掏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递过去。

老板接过钱在验钞机上验了一下，没问题，一边拿冰红茶和找的零钱给郑晓云，一边对那青年说：“你看，我做生意从来就这么认真的。”

那青年几乎是求他了：“老板您就帮帮忙吧，我现在真的没有人民币了，我拿一千元港币换你九百，行了吧？”

老板摇头：“那我也不能给你换，一千一张的，万一假了，我这一个多星期都白干了，你再去问问别人吧！”

七日

那青年无奈地看着老板，只好转身走开。

郑晓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青年，似乎在打着什么主意。当她看到那青年就要走出大厅时，突然站起来追了过去。邵静然没明白怎么回事，连忙也跟在后面。

郑晓云追上那青年，说：“把你的一千港币给我看看。”

那青年愣了一下，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郑晓云解释道：“你不是要换钱吗？”

那青年明白了，仿佛遇到了救星，忙不迭地掏出了钱包，拿出了一张一千元港币递给她。

郑晓云看了看那张港币，又在手里认真感觉了一下，抬起头问：“八百换一千，你换不换？”

那青年惊讶地看着郑晓云，犹豫了一下，还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郑晓云得意地笑了，取出钱包，数了八百块递给他：“喏，



数好了，看看有没有假的，过时不退啊！”

那青年点都没点，装起钱，道着谢走了。

在一旁目睹了这一切的邵静然觉得很有些过意不去，说：“晓云，你这也有点太坑人了吧！”

郑晓云不以为然地一撇嘴：“我坑他？我这是帮他！你知道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他们香港人是怎么坑我的？我多赚他二百块算什么呀。”

邵静然苦笑着摇了摇头，转身向大厅外走去。

一出门，她就看见那青年正在拦一辆出租车，她连忙喊：“喂，先生！先生！”

那青年没有听见，眼见得一辆汽车被他拦住，邵静然急了，赶上去拍了他肩膀一下。

没想到那青年下意识地回身做了一个擒拿动作，邵静然一怔，急忙闪开，两个人都愣住了。

邵静然恢复了常态，从包里掏出了两百五十块钱递给那青年：“对不起，我朋友刚才和你开玩笑呢，你别在意。”

说完，她不容那青年有什么反应，快步跑回了大厅。

郑晓云也没有问她干什么去了，拥着她上了汽车。

郑晓云把车钥匙交给邵静然，让她开，自己坐在一旁看着。

汽车开得很稳，游龙一样在车流中钻来钻去，郑晓云发出由衷的赞叹：“开得不错嘛，唉，这几年怎么过的，从来不和我聊聊，有伤心事吗？”

邵静然不由得加了速：“不是给你寄过我大学照片吗？”

“什么呀？就一张土里土气的。那也算联系？哎，还记得那个傻老杜吗？现在教中学呢，有一次聊起来，还惦记着你呢。”

“算了吧你，别说他了。你和萧雷到底怎么样了？”

郑晓云有些沮丧：“没怎么样，他忙他的，我忙我的呗。”



仿佛为了赶时间，邵静然习惯性地吧车开得飞快。郑晓云大声提醒她：“慢点，这不是省城！”

果然，话音刚落，一阵警笛声传来，透过后视镜，邵静然看到一个巡警骑着摩托飞速地跟了上来。

她只好无奈地开始减速，然后将车停在路旁。巡警立即靠了过来：“请把你的驾照拿出来！”

邵静然下了车，满脸堆笑地走向正在停车的警察。

坐在车内的郑晓云心里好一阵懊悔，目不转睛地看着邵静然和巡警在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没想到巡警竟然将驾照还给了邵静然，还和她握了握手，离去了。

等邵静然上了车，郑晓云问：“你和他说什么呢？”

“没说什么啊。”

“骗人，那他怎么没扣你的驾照？”

“我说你是市长的女儿，他就没为难我。”

“什么？你真这么说的？”

邵静然看着郑晓云认真的样子，笑了：“你也有上当的时候？跟你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告诉你，我撒了个谎，冒充自己是刑警队长萧雷的女朋友，赶去给他送重要文件，他就把我放了！”

郑晓云也笑了：“你可真能瞎掰！”

唐局长和萧雷他们都把希望寄托在银行的验钞专家身上，可惜出来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依然是真钞无疑。

一旁的唐局长有点沉不住气了：“您不会看错吧？”

验钞专家回答：“不会的，电脑所显现出的技术参数和防伪技术与普通的钱币完全一样，不会错的。”



唐局长沉默了好一会儿，还是摇了摇头：“萧雷说得对，我也总感觉这里面有什么不对劲，要真是真币，他们为什么要偷运呢？”

蒋海明无奈地解释：“也许是黑钱呢？”

“黑钱自然有洗黑钱的渠道，根本就没有从海上冒风险偷运的必要……”

验钞专家没有继续反驳他，提醒说：“如果这些钱都是假的，那一旦流入社会，就根本无法辨认了……”

唐局长早已感到了事情的严重，马上带着蒋海明去了省里。

天色就要暗下来的时候，那个换人民币的青年乘着一辆出租车来到了这座城市赫赫有名的宝隆公司门口。向门卫说明了来意后，他敲响了二楼一间办公室的门。

里面没有人答应。他正准备敲第二下，背后出现了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人。

那人问：“找谁呀？”

“我找李永顺先生。”

中年人上下打量着他：“我就是。你……”

“哦，我叫江成，从广州来，是香港的王陵基律师让我来找您……”

李永顺审视了他片刻，才说：“江成？进来吧。”



七日

三

邵静然和郑晓云将汽车开进了一所军队大院，邵静然下了车。郑晓云坐到驾驶座上，恶作剧地做个鬼脸：“等着挨老爷子教训吧！”然后，赶紧将车开走了。

邵静然望着绿树环绕着的一座一座小楼，眼眶潮湿了。其中有一栋是她朝思暮想的家啊，那里住着身经百战的年迈的父亲！

七日

好像思明岛的一切都变了，就像他们不认识我一样，我也觉得这座小城变得陌生，而且不像原本那样平和安稳了，我不知道在以后的任务中如何面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还有那些即将到来的危险……

邵静然犹豫地推开围在那栋小楼外的木门，立刻看见一位老军人站在院子里。

邵静然按捺不住兴奋，欢声叫起来：“爸！”

父亲却没有笑容，他将女儿领回屋里，一言不发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室内的墙上悬挂着母亲的遗像，还有哥哥当飞行员的照片。看来爸爸一直是伴着他们生活的。

邵静然心里乱透了，嗫嚅着说：“爸，我这次分回来也是因为惦记您和哥哥。这么些年……”



父亲打断了她的话：“借口！这么些年，我让你分过心吗？惦记哥哥？他是什么样的人？我培养你这么久，我懂，从不和外人说你在哪里，干什么，可我心里知足，骄傲，现在你在妈妈像前说明白，为什么人家不要你了？”

邵静然已经想好了词：“精简队伍也是工作需要，爸爸……”

爸爸的脸色一点也没有缓和：“不要骗我，然然。”

邵静然几乎就要动摇了，但想到纪律，她还是强忍了委屈。然而，她无法直面一辈子容不得儿女说谎话的父亲那威严的目光，只好采取了逃避的方法，无奈地提起包走到自己的房间。

爸爸对她的举动很不满，厉声问：“干什么去？”

邵静然故意撒娇：“老爸，女儿一路风尘仆仆，好不容易到家了，总得让人家喘口气，洗个热水澡吧？”

七日

杨亮他们两个经过几天的摸底调查，案情终于有了进展。那辆机帆船的情况都查清楚了，船主叫王磊，是南港区叉湾村的渔民，曾经因两次参与走私而坐过四年的牢，只是家属和周边社会交往人员等情况在电脑上没有记录。

他们向萧雷做了汇报后，领着他来到羁押室。两个警员坐在里面，对面是一面巨大的玻璃，透过玻璃可以看到瘦得跟猴差不多的王磊懒懒散散地坐在里面。

萧雷走到玻璃旁，朝里面看了看，说：“死者没有人认识，大概不是常住人口，他们的身份需要这个王磊提供。我马上要提审他。”

杨亮兴奋起来：“好，我也参加吧。”

洪雪故意逗他：“想得美，这次没你的份。”

当然，杨亮也和两位队长一起审讯了王磊。使他意外的



七日

是，这个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家伙竟然是个死硬派，任凭萧雷怎么问都紧闭着双唇一言不发。

洪雪有点急了：“你这样抗拒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证据，现在给你一个坦白的机会，你听见了没有！”

王磊冷笑了一下。

洪雪转头看着萧雷，发现他一直在观察王磊。

萧雷站了起来，走到王磊身旁，注视着他。

王磊有些心虚，抬头瞟了萧雷一眼。

萧雷绕到王磊身后，突然探身上前，闻了闻王磊的头发。

王磊被他搞得不知所措，萧雷又不动声色地撩开王磊的袖口看了看，然后笑了笑，转身拉开门走了出去。

洪雪没明白萧雷什么意思，跟在后面出来问：“队长，怎么回事？”

萧雷笑笑：“咱们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一会儿，让他等着吧。”

洪雪还是不明白。

萧雷也不对她解释，回到办公室，悠闲地坐下来，洪雪倒了一杯热茶放到了他面前的桌上。萧雷美美地品了一口，抬头看了看表。

洪雪看他那胸有成竹的样子，更糊涂了。过了不久，门开了，杨亮匆忙进来。

“队长，王磊全身痉挛，满地打滚，好像是毒瘾犯了。”

萧雷“嗖”地站起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你马上通知法医，准备镇静剂。”说完，领着洪雪出了门。

他们直奔第二审讯室。一进门，就看见王磊坐在墙角，脸色苍白，一头的汗水，身体还在微微地抖动着。

王磊看见他们，嘴里发出凄惨的呻吟，仿佛在哀求什么。